劉基集/08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劉基集
卷八

► 卷九

卷八

銘

尊聞堂銘

皇降恒德，我儀受之。情牽物交，民鮮克有之。卓彼聖哲，有開於先。弘猷秩昭，纘緒維賢。凡有所聞，恭敬奉持。造次必將，屋漏勿欺。洋洋鬼神，濆濆震霆。寢斯食斯，或敢弗承。厥聞伊何，闕疑擇善。靡聖天隻，克念不遠。人亦有聞，罔知所擇。楊墨仁義，乃德之賊。亦既擇止，罔知所尊。郭公善善，國喪身奔。聞義必為，聞過必徙。能尊能行，是謂君子。戴生有堂，扁曰「尊聞」。用宏厥理，昭以銘文。

敬齋銘（並序）

敬齋者，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。彥誠以科第發身，其於「敬」字之義，蓋亦講之熟矣。則舉其所知而行焉可也，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？乃勉而為之銘。銘曰：

莊其外而肅其內，瓊琚玉佩，無顯無昧。惟鬼神是對，肆遏蹶弗憒，以不越載，以永無有悔。

奎上人耘杖銘

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，而置鋤焉，將以兩其用也，名之曰「耘杖」。而劉基為之銘曰：

罾可以取魚，而不可以縶穀。帶可以繫襦，而不可以貫珠。孰眇其臞，而多乃需。既予老是扶，又穢莽之除。俾康勿趄，以弗迷厥塗。杖乎杖乎，歲月逝夫，子也予俱。

朱伯言硯銘

亹而容，既澤既韽。俾椎以為鋒，克相予工。厥惟爾庸，予所弗工。維予之悾悾，式箄沒以攻，無貽爾懵。

紹興能仁寺鍾銘（並序）

懶翁禪師既住大能仁寺之明年，新鑄大鍾成。括蒼劉基銘之曰：

赤堇之金，耶溪之銅。弗鍔弗鋒，而以為吾鍾。颭之鍠鍠，靡幽不通，以暢八風。闔陰辟陽，式讚化功。於萬億年，與皇家相為無窮。

醒齋銘（並序）

「醒齋」者，蘧君德芳所以自名其居室也。蘧君少嗜酒，數為酒所困。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、覆其家者，大率多於酒，遂絕旨酒而以「醒齋」署其居，用以朝夕警省，而杜其欲於將萌也。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修慝也，故為之銘，使揭於楣，且以堅其志。銘曰：

禹疏儀狄，祗承虞帝。湯儆酣歌，用永厥世。維衛武公，初筵有詩。年逾九十，令聞不隳。在魯仲尼，酒不及亂。範模萬古，愈久彌粲。羲和湎淫，胤後徂征。楚國皆醉，鄢郢榛荊。次公北闕，仲孺東市。狂談酗罵，身戮家毀。吾以是知昭昭生於惺惺，而憒憒出於冥冥。劉曜受執，孔融被刑，莫不因此，以殘其形。古稱覆轍，後車勿蹈。有縱弗防，禍生所好。人孰無過？弗改維咎。知過而改，何過之有！維敬與怠，狂哲攸分。敬醒則存，不醒則昏。於嗟蘧君，以我諄諄，止爾醺醺。有茁弗芸，視此銘文。

玉兔泉銘（並序）

自古有以勢軋天下、鉗人口使和己者，鮮不由細微以及大，此奸人之素能也。故高之馬，莽之祥瑞，惟其言而莫之違，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。秦檜之事宋高宗也，以岳將軍之武之忠，且排構之，殺其身以及其子，反以為功。而宋之君臣，莫不從其指，則亦何求而不得哉！玉兔之泉，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，豈昔顯而今堙者，檜實知之耶？或有善察土脈、工穿井之術者，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？則皆不可知也。夫檜之罔民設詐，豈下於高、莽哉？白兔之是非，無關天下之大事。是故賢人君子忽之，而莫與較。於是乎鄙夫鷙子，遂探其意而誇之以為佞，是蓋不足辯也。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，為奸人所汙，而銘以雪其冤，愛物之良心也。予亦悲之，為之作《後玉兔泉銘》。銘曰：

嗚呼泉乎！夫何辜為檜所汙！世無吳隱之，孰昭其誣？嗚呼泉乎！尼父大聖，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。白兔之傳，夫何傷於爾歟！檜死為蛆，泉潔自如。我作銘詩，眾惑斯祛。嗚呼泉乎！終古弗渝！

王原實裕齋銘

會稽王原實以「裕」名其齋，括蒼劉基為之銘，曰：

寬而舒，綽綽乎有餘。佩裾與與，有容弗據。德人之閭，過者式諸。

頌

梅頌（並序）

吳興章仲文築室花谿之上，環植梅焉，命之曰梅花之莊。予與仲文交，敬其好學而知德也，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，乃效屈子頌橘之體，而作頌曰：

朱方之秀，梅實碩兮。含章而貞，受命獨兮。扶疏蕭森，清以直兮。玄冰沍寒，不撓其節兮。玉之潔兮，夷之特兮，閉而發兮，芳鬱烈兮。黃中絳跗，美而完兮，麗而不淫，物莫能幹兮。冬榮夏實，含陰陽兮，青黃累離，以和羹兮。文質彬彬，德之儀兮，君子之象，君子之宜兮！

箴

順齋箴為夏仲爾作

二儀茫茫，繄理是刃。判以兩途，維逆與順。理之所在，漠乎無形。曷予求之？即事以明。利劍吹毛，不柄之持。北轅適粵，徒勞何為！堯舜理物，因利除惡。鯀堙洪水，彝倫攸斁。勢順則強，氣順則舒。天地順動，百度弗渝。待時而行，處順以守。君子作箴，敢告左右！

守口如瓶箴

吳君以時書「守口如瓶」以自警，徵予言，為作箴曰：

維人有口，瓶亦有口。瓶口弗守喪厥受，人口弗守速厥咎。口乎口乎，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？人有瓶也，尚克固之。胡然有口，而不知度之？維言如泉，維口如堤。有出弗稽，為河為溪。激石揚泥，追不可回。故曰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。又曰君子，無易由言，耳屬於垣。守口如瓶，永矢勿諼。

敬齋箴並序

蒙古氏宗道之先，出自山西，而以儒世其家，故名其燕居之室曰「敬齋」，載世德也。先正有言曰：「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一言以蔽之曰：毋不敬。」敬也者，其萬事之根本與。故聖人之語君子，惟曰修己以敬。故禹湯以克敬而王，桀紂以不敬而亡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豈有異哉？故曰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又曰：「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；昊天曰旦，及爾遊衍。」敬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宗道勉乎哉！克念作聖，敬而已矣。作《敬齋箴》，其詞曰：

心敬則存，而不敬則昏；事敬則立，而不敬則跲。克臧自我，否臧自我。如之何以可？維謐維專，式莊弗僊。臧之淵淵，出之虔虔。俾中不偏，有握勿捐。既悠既堅，無不顯或愆，無息弗乾。熟之者聖，守之者賢。故曰敬勝則吉，怠勝則滅。敬而無失，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。事神治民，舍是無術。是用作箴，以謹燕昵。

官箴上

維天生民，雰蚩蚩，有欲罔制，乃豹乃螭。爰立之君，載作之師。式養式教，毋汩秉彝。嗟爾司牧，代君撫綏。君祿我食，君令我施。邦本弗固，庶事咸墮。受寄匪，敢不肅祗？治民奚先？字之以慈。有頑弗迪，警之以威。振惰獎勤，拯艱息疲。疾病顛連，我扶我持。禁暴戢奸，損贏益虧。如農植苗，蚤夜孜孜。滂疏旱溉，無容稗秕。如良執輿，順以導之。無俾旋濘，強策以馳。慈匪予愛，帝命溥時。威匪予憎，國有恒規。弱不可陵，愚不可欺。剛不可畏，媚不可隨。無取我便，置人於危。無避我謗，見義不為。天鑒孔昭，民各有思。惠之斯懷，推之乃離。譽不可驕，器惡滿欹。謗不可怒，退省吾私。人有恒言，視民如兒。無反厥好，以暴予知。是用作箴，敢告執羈！

官箴中

在昔隆古，分封國都。付之以民，俾養勿瘏。上下協心，各保乃區。明庶考績，昭哉範模。秦廢聖制，代德以徂。刀筆之權，始歸吏胥。弄法舞文，聾癡瞽愚。流波至今，一任簿書。行立公庭，如雁如鳧。我欲是求，我利是趨。摩揣官情，以逞覬覦。官惟好貨，我甘以苴；官惟好名，我逢以諛；官惟畏嫌，我疑以汙；官惟好惰，我淫以娛；官惟好猜，惑以多途；官惟好威，道以掊扌虛。語默有為，俯仰有須。覘容察辭，助忿乘愉。法度盈口，奸邪滿軀。蠹智迷昧，欺庸陷迂。俾好作惡，以紫為朱。未獲官心，嫗嫗儒儒。亦既獲止，如登天衢。傲兀民士，憑陵里閭。惡積禍來，官與之俱。人有恒言，遇吏如奴。堅防固堤，猶恐或窬。矧曰聽之，百姓何辜？是用作箴，敢告僕夫！

官箴下

無謂餘明，人莫能昧。離婁善察，不識其背。無謂予能，人莫敢欺。校人烹魚，子產弗知。立事惟公，燭詐惟誠。小節勿固，小慧勿行。無矜我廉，守所當為。無沽我名，以生眾疑。何以簡訟？決之使通。何以弭貪？慎檢乃躬。去讒斥佞，遠吏近民。待人以寬，律己以勤。無咎人弗信，忱至斯孚；無患人不聞，惟德不孤。德以進善，威以挫奸。德不可偏，威不可煩。無謂彼富，我必極之；無謂彼貧，我必直之。持心如衡，以理為平。無為避嫌，以縱無情。人有恒言，為臣不易。是用作箴，敢告有位！

讚

靈峰寺植木讚

靈峰寺有松、杏，與樸並植焉，劉子見而感之，為作讚曰：

杏葉蔥芊，有子可以實籩；松枝扶疏，有苓可以引年。樸狀如樗，眾蠹所穿。擁腫液樠，不可以鐫。胡並植於庭，混厥醜妍？明堂求材，般趨爾先。松戕杏割，樸獨宛然。嗚呼樸乎！孰女之憐，維女之全？抑棄於人，乃獲乎天耶！

畫龍讚

觫其角，蒼其鱗，蚴蚪其身，胡為乎而神？至陽之精，健與天倫，形而求之，惡識其真？於嗟龍兮！

碑銘

北嶺將軍廟碑

諸暨東北百里，為蕭山縣，其山曰北干之山，浙水帶其陰，湘湖彙其陽，東望會稽，至於大海，日之所出。其上為星紀、婺女之辰，故其神為甚靈，能祛疫癘，作雲雨，人有所祈必應。故立廟於其山，尊其神曰北嶺將軍，歲時祠焉。

宋徽宗時，方臘反睦州，自睦入杭，具舟將渡江，吏民大怖，相率禱於神。比寇至，即有風逆其舟，且見甲士列岸上甚眾，乃止，不敢渡。寇平，知越州劉勣上其事於朝，賜額曰「武佑廟」。後封顯應侯，再封靈順顯應侯。

有元至正十二年，妖賊入江浙行省，烽火通於蕭山，百姓驚竄，市井皆空。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，即自往西興，募民備禦。而江上守兵甚寡弱，無賴子競起為劫，且應賊，眾洶懼。君詣廟，卜於神，神許之吉，眾心稍安。君乃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劫者，悉誅之。有自賊中來，言賊欲遣兵攻浙東，見江岸列甲卒旗幟，如睦寇欲渡時，以故畏憚，無東心。及賊退，邑人皆德趙君。趙君曰：「吁！茲惟神之功，予何庸焉！」明年夏，大旱，君往禱，又輒得雨，眾益信神之靈，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。

廟在山之岡，歲久朽壞，惟神所居室獨存。君每至廟謁，念無以報神貺，乃以其俸錢作新廟，邑人亦大喜，爭致助焉。十有五年春，廟成。為堂三間，三門兩廊，像設器用，

無所不備。惟所獨存堂仍其舊，繚以垣墉，甃以瓦石，植以嘉木，丹堊輝映。吏民趍走承祀，益肅以綏。

時三月壬寅，予自杭還越，過蕭山而廟適成，故趙君請予記。按祭法：有能禦大災、捍大患則祀之。今神能降雨澤，蘇枯槁，又能陰力卻賊，以能保全其民物，所謂禦災捍患，孰有大於是哉！廟而祀之，誰曰不宜？趙君能愛其民，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，可尚也矣！予故喜而為序其事，復為之歌，俾祀神焉。其詞曰：

青山兮幽幽，綠蘿含煙兮樹木稠。望夫君兮悵悠悠，岩阿寂寥兮使我心愁。雷為車兮雲為馬，輕霞動兮江色赭，神之來兮風振野。吹竹兮彈絲，女巫舞兮紛陸離。奠芳醴兮薦潔粢，留靈修兮牢純禧。驅魑蜮兮逐狼虎，弭毒渗兮時暘雨，禾麻成兮息桴鼓。物既備兮禮無愆，和熙洽兮洞淵玄。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，保佑我民兮樂以永年！

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銘

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、一言回天下之趍向，蓋其智足以識事機，其誠足以動人心，故能出入危邦，扶持庸君，寵之而不阿，違之而弗懲，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，若是，真可謂大臣哉！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其或先蒙君之知，而期盡心以報效，知禍而不避，知難而不止，若唐陸宣公者，其去就雖殊，而其揆一也。孔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」宣公以之。

吾常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，行多欲之私；信讒邪如心膂，視貨賄為性命；臨患難則姑息一施，處安佚則嫌疑百出；以致藩臣叛命，士卒離心，播遷困厄，而卒不亡。及觀《唐史》，稱其出居艱阻之時，謀猷參決，一出於公。又稱奉天所下詔書，雖武夫悍卒，無不流涕，多公所為。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。昔者隨有季梁，不滅於楚；衛成公有甯武子，不死於晉。無競維人，不然殆哉？況公之言，德宗不盡用也。而僅用其一二，猶足以轉危為安，易敗為功；使其能舉國以聽公，周宣、漢光不難繼矣。惜乎其中信用群小而棄公也！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，今天下之言時務、論政事者，莫不宗之。然則公之志雖暫屈於一時，而終伸於萬世；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，而足以淑後人。則亦可以無憾矣夫！

公浙西之嘉興人。嘉興郡學舊有公祠，其詳見於呂公祖謙之《記》。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，又有宣公書院。其地有橋，曰宣公橋。故老相傳宣公實生於此，故於此立祠以祀公。

至宋景定癸亥，始以祠堂為書院。丙子之歲，書院延燎於兵，而公像故存。眾白郡，迎置於太初堂，因以堂為書院。大德九年，濟南趙魯為山長，病其簡陋，始改作之，其詳見於牟公之《記》。自是城東故址，遂廢為墟。泰定中，有僧賄學官，請佃而建庵焉。後至元二年，庵災，地復於書院。是歲六月，其僧復賄有司，創庵如故。山長雖爭之，弗能得也。

至正十四年，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，至則首治學校之闕。顧書院陋且朽，欲新之，而址隘弗稱，乃用推官方君道壑言，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，復建書院。其中為先聖廟，兩廡儀門、東西禮亭、靈星之門具。其西為宣公祠；祠西為室，東鄉以祀郡之先賢。其外為三門廟，東為講堂，其前軒仍舊，扁曰「仁義之堂」，以藏宣公奏議，謂其言無非仁義也。西齋以延師教弟子。又增買蕩地若干畝，以益廩膳。庖廚倉涸，各得其所。將成，而公改除海道萬戶，於是以屬之方君。方君力讚成之。經始於至正十四年四月，竣事於十五年二月。董其役者，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、顧選及前山長王比，任奔走者，直學張惟仁、學吏沈雋也。

既成，使請記於劉基。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，宣公學孔子者也，故其術業一本王道。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，有以也夫。劉公用方君言，撤浮屠以復書院，可謂能排異端、植正道者，有功於世教矣！於是乎序而銘之曰：

孔子大聖，不遇於時。既沒之後，為萬世師。宣公大賢，忠而見疑。降及異代，人以為規。有德無位，用無所施。用而弗信，惟禍之隨。詭遇有獲，君子弗為。身黜道光，雖止不隳。郡守孔良，百廢咸支。爰崇其宮，又嚴乃祠。俾民觀者，式是令儀。勿替後人，尚永無虧！

墓誌銘

劉顯仁墓誌銘

至正八年，予初寓臨安，交友未盡識也。求士於天台陶中立，得四明劉顯仁焉。與之交，侃侃如也。時杭學教導職廢，不擇有學行，輒介有權力者，或以賄營為之。既弗稱，皆惶懼自退。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，具禮往致聘，顯仁與焉。顯仁曰：「吾心實不樂為此。今郡守以禮招予，予當為斯文一出，然不能久也。」居數月，竟以父病辭去。明年，乃以《詩經》領鄉貢。弗偶於春官，歸侍父，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。明年

七月，得暍疾，疾二十日卒。且卒，無他言，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。

顯仁名子青，家世居四明之黃甘裏。曾祖諱三聘。祖諱圖南，仕宋為秘書校勘官。父名景元，讀書作文，為鄉先生；母舒氏。娶史氏，無子，先顯仁五年卒。顯仁既卒，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山長。顯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，卒於某年某月某日。有詩文若干篇。

顯仁家甚貧，而性耿介，寡所與交。其平生之最相知者，陶凱中立、賈執中希賢及基。是為銘。銘曰：

行成而不詭，學成而不及仕。猶有老父，而無弱子。嗚呼其死！自古有此，命也匪咎！

海寧應和卿墓誌銘

四明劉顯仁病篤，遺言於其叔父景儀，以其友人應和卿之墓，俾求銘於劉基，曰：「先生知予心，信予言，且無妄許可於人，其為言，必當垂於後。應君長者，生與予交，沒予不得志，必屬之先生。先生當不我遺，以不朽我友，我其無憾矣夫！」明日顯仁卒。景儀來致其言。嗚呼！以顯仁之才之德，予方期其用於世，以澤夫人，乃弗克，遂以死，痛何如哉！尚忍銘其友之墓？雖然，不可辭也，遂涕泣而銘之。

謹按，君姓應氏，聞禮其名，而和卿其字也。應與邗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，後因國為氏。有二璉者，以文章名於漢魏，君之所自出也。今杭之屬州曰海寧，鄉曰長平，裏曰黃崗，君之所居也。曾祖某，祖某，父某，君之世也。鄔氏，君之母也。沈氏，君之妻也。曰元亨，文彬，元善，君之子也。妙靖，適郭某，君之女也。曰擇，曰某、某，君之孫也。幼失母氏，育於祖母，周以成人，君之命於天也。勤於田，儉於家，孝於親，睦於鄰，不角勢以陵人，君之修於身也。故宋咸淳甲戌二月二十有二日，君生之辰也。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，君卒之日也。四百六十有五甲子，君之壽也。海寧州長平裏之草營岡，君之墓也。至正辛卯某月某日，葬之日也。銘之者，栝蒼劉基也。銘曰：

彼誇之頤，聲騰毀隨；此逐之足，視忽趾觸。弗逐弗誇，孰或予加？不夭其全，夫復何嗟！

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

栝有高士吳先生，諱自福，字梅澗。舊為吳興人，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於栝，其子孫遂為栝人。五世祖安國，故宋釋褐第二人，歷官至太常少卿，使金國，不屈節。高祖挺，承節郎，安撫使司將領，復使金國。曾祖嗣英，迪功郎。祖有光，父艮之，皆不仕。

先生生而敏慧，好清淨，不從群兒嬉，父母甚器異之，謂其有仙風道骨。稍長，遂命入紫虛觀，從葉邦彥先生為道士。讀《道德》《黃庭》，咸通其大旨。及長，德行愈著，自達官貴人以至於市裏細民，無不敬愛。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，授號崇德清修凝妙法師，玄教宗師亦畀號教門高士，金闌紫衣，主領觀事。先是，觀毀於兵，繼作極草率。及先生領事，乃重修三清殿，建藏室，新作山門。既成，復建通明寶閣，以祗奉昊天上帝，其下為演法堂。於是觀宇粲新，山水為之增氣，先生之力也。

先生性孝友，能愛人。觀去其居半舍，二親在時，必日親覲省，奉甘旨不匱。親沒，喪葬皆如禮。與其兄相遊處，每眷眷不忍舍。二弟早死，則撫育其孤，周恤其空乏無少間。其兄之二子能讀書，則蚤夜勉之曰：「吾家世簪纓，更值時變，門戶寢衰。吾已委身方外，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。其責實在女，女惟勿懈，尚克遂吾願。」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，世德中丁亥乙榜，如先生志焉。先生又自名其室曰「知止」，客至輒邀坐，具酒食，不極歡不已。同門陳樵隱老病，先生躬為奉湯藥，侍寢興，數歲猶一日。及卒，為治喪葬，曲盡其情。凡其他所為，大概類此。故領袖教門垂五十年，大小咸敬服，無間言。

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卒，年七十有五。弟子王君采先先生二年卒。於是君采之弟子梁惟緌、及惟緌之弟子王有大相與奉柩，葬於觀之南岡，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。

基年未弱冠時，讀書栝城中，聞紫虛山水之嘉，因從數朋友往遊之先生，先生即束帶出與偕遊。過一所，必指曰：此某所，此舊為某所，今為某，作於某人，實某時。無不誠且悉。遊畢，登肴速觴，主僕皆酣飫，乃送至溪澨，無毫忽怠慢意。基後每與客往，先生輒相待如初。蓋是時鄉里之稱仁德長者，莫不曰吳先生焉。丙子之歲，基宦遊他方，不獲復見先生。今年春歸栝，而先生已矣，不亦傷哉！於是葬已七月，而惟緌持世昌《狀》來請銘。基既蒙先生知，弗敢辭，乃為之銘。銘曰：

惟吳之先自周出，弟兄來東開邑國，支分蔓延綿厥陛。長沙保民有功績，河南治平為第一。前有季英後處默，安棲蒿萊食冰檗。聲華章章在文籍，賢良代生莫具述。豫章真人純孝德，以扇渡水神輔翼，公然飛升當白日。於休先生發往跡，保合至真去汙濁，收藏精神歸闃寂。金蛇守門遘皇極，二六益一靈降質，龍離於羊牝馬逸，大衍之半返衝漠。

好溪南陵高以蔚，少微四星光景接。其上有松下有柏，中有佳城錮以石，地久天長保玄宅。

吳孟思墓誌銘

至正十五年春三月，濮陽吳孟思卒。其冬十有一月，翰林待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，泣拜於劉基。已，公乃代之言曰：「昭之先人，以文學出入縉紳間，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，無不與交遊，先生所知也。今死而家無資，不能求名於大官，請以屬先生。」基居杭時，嘗與孟思遊而善，故不能讓，而誌之曰：

君諱叡，字孟思。先世家濮陽，譜亡，莫詳其系。六世祖忠，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，靖康之難，從高宗南渡江，始居杭州。高祖允昌，宋左武大夫、忠州防禦使。曾祖佐，承信郎、御前東庫使。祖清，成忠郎、殿前都指揮使。父埴，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。至元十三年，宋亡，幼主歸命，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侄，咸北覲京師，迪功與焉。留十餘年，復歸於杭。配王氏。生子三人，孟思其長也。

孟思少好學，工翰墨，尤精篆、隸。凡歷代古文款識制度，無不考究，得其要妙。下筆初若不經意，而動合矩度，識者謂吳子行先生、趙文敏公不能過也，故四方來求書者日眾。出輒為好事者邀止，止或彌年月，去則隨所至，肩足摩躡，孟思悉應接不倦。孟思事父母甚孝。母王氏先卒，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，年八十有九。家無恒產，而喪葬咸得盡禮，二弟皆仰給孟思。孟思又好賓客，樂周急，故金帛日至而鋌常無儲。是歲以疾卒於昆山州之寓舍，年五十有八。歸葬於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，從先域也。配徐氏，先二十有四年卒，至是而合葬焉。子一人，即昭也。

孟思為人外不與物忤，而內甚剛介。所交多達官，而略無求薦進意。自號曰雲濤散人。所著述有《雲濤萃稿》《說文續釋》《集古印譜》傳於世。銘曰：

孰成其名，而不侈其齡？維蒙弗冥，以鑠厥貞。有悠曷徵？昭以斯銘。

王子明墓誌銘

君諱坦，字子明，姓王氏。其先會稽人，由會稽徙栝之麗水，曰玉溪，居焉，故遂為栝人。曾祖森，祖祀，父傑，皆隱不仕，守分務本，以致蕃裕。

君貌峻整而心坦夷，善居室，州閭族人，無不敬信。能與人交，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、趙公子昂、李公仲賓皆相好。讀書務知大義，常曰：「士生不獲罪於親戚、鄉黨，使得自娛於一丘一壑，足矣！寵榮權利，非吾願也。」至正十五年九月日，以疾卒，年五十有九。且卒，命其子曰：「我家世儒者，我死，女當以時斂葬我，毋越禮，毋用釋道士，以違聖人教，且誣辱我。」配劉氏，先四年卒，年五十有七。以某年某月日合葬於戴村先塋之側。子二人：長曰光；其次曰瑾，瑾早死。

君卒之明年，君之從弟壎以光來泣拜於劉基，請銘其墓。且曰：「吾兄有才學，宜用世澤物，乃　不顯，斯為可憾。」基曰：「不然。《洪範》稱人之福有五，民鮮能兼也。今君年六十不滿一，不為夭；有田宅以足衣食，不為貧；守己而不惡於人，不為無德；世治而生，世亂而死，生不見戈兵，而死在正寢，不為不幸；夫何憾？」乃為之銘曰：

生不勞其形，而以善名；死不離於否，克全弗毀。誰如其祉？以覃孫子。

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

夫人姓梁氏，處州麗水縣人也。五世祖汝嘉，宋建炎初，知常州武進縣。高宗南渡至常，官吏皆散走，公獨不去，由是見知。升通判州事，累遷戶部侍郎。言金人難與和親，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用，忤用事臣意。進權戶部尚書，而諷言者彈之。未幾，金果背約，孟庾以東京降，如其言。終寶文閣學士、右通議大夫致仕，追贈少師，爵縉雲郡公。曾祖溱，宋朝奉郎、通判平江府事。祖梓，父榮國，好學有文，值世變，不仕。母蔣氏，宋文林郎、常德府龍陽縣丞昕之女也。

夫人年二十八，嫁為今將仕郎、處州路教授吳君虎孫妻。吳君先卒，卒後二十年，是為至正九年，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壬戌卒，年八十。十月己酉，祔葬於教授君之墓。墓在青田縣鳴鶴鄉之擇山。子男二人：長士弘，次士毅；士毅早卒。女二人：長亦早卒，次適葉詵。孫男三人：支生、本生、棣生；女二人。夫人能讀書，每暇日必召子孫立堂下，講經史大義，亹不倦，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。銘曰：

維梁之先，因國為姓。叔魚師孔，侯封千乘。統守九江，竦著七序。政既可稱，言亦有緒。伯鸞清節，文貞純孝。賢良代生，可則可效。侃侃夫人，少師之孫。載其靜壹，以配儒門。儒門有秩，淑人是宜。兢兢婦道，是是母儀。孝慈既修，壽考以寧。詩書之訓，

子孫是承。擇山之原，其土孔阜。既妥厥靈，必大乃後。

陳處士墓誌銘

處士姓陳氏，名莘，字希尹。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。曾祖某，祖某，父某，皆守分樂善，以繼承其家業，故世以德稱於州裏。至處士而家益裕，行益謹，推餘濟急，雖數不吝。邑舊有通濟堰，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，遇旱澇壅泄，必先出己資倡事。皇慶癸丑，水壞堤數十丈，鄉人大戚。處士竭力，冒寒暑董役，三年乃完，蓋未嘗矜其勞焉。

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，年六十有一。其卒之月日，又其生之月日也。娶葉氏，後十有五年卒，年七十有一。至正癸巳四月丙辰，合葬於其鄉吳院之原。子男四人，女一人。孫男九人。曾孫男十人。可謂昌盛蕃衍，有後也已。銘曰：

既贏既寧，胡為乎公卿？位不酬其履，多而孫子。克緝乃祉，垂於萬祀。

陳司戶墓誌銘

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二月癸亥卒，葬於麗水縣和樂鄉太平裏，曰浯溪大荾之山。至正十七年，郡人季仁壽始摭其世系行事，以為《狀》，而青田劉基為之《志》及《銘》。

其《志》曰：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。唐兵部侍郎勳，始遷福唐，其子孫再世仕閩，遂留為閩人。至宋有諱敘者，幼以孝聞，人稱之曰「孝童」，及長，有學行，累徵不起。敘生岳州教授報。報生湖南運使禾，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位特進，公高祖也。是始居龍泉，為處州人。是生右儒林郎、長沙縣丞煇。長沙生左承節郎、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堉。堉生燧，官左宣教郎、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，公父也。

公諱浩，一諱汶，字養浩。少孤，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。比長，通《易》《春秋》、百家、子、史，知天文、曆數之學。寶祐丙辰，以祖澤補將仕郎。趙葵、馬光祖交薦，授錢塘尉，不就。景定辛酉，呂文德制置荊湖，辟權鄂州司理；咸淳辛未，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宮：俱不就。後四年甲戌，銓授迪功郎、平江府司戶參軍，時潛說友安撫浙西，強起之。未幾，以印氏殺人事忤賈丞相，遂解歸鄉里。卒年五十有一。

夫人潘氏。葉夫人後司戶十六年卒，而夫人奉養，克盡孝道。子男四人：長椿，從仕郎、汀州路總管府知事；次梓卿；次相卿，出為叔父後；次松卿，早世。女二人：長適將仕郎、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潘弼。孫男二人：晃，杭州路豐衍倉大使；爝，處州路醫學錄。曾孫男四人，女三人。

其銘曰：

昔周大姬，女胡公祀虞。侯封於陳，宛丘是都。其後子孫，為齊、楚大夫。因國立氏，實蕃實膚。閱秦、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，以祖勳庸德言，代有不虛。霸先開梁，王於南隅。涉隋、唐、宋，支分蔓敷。有自光徙閩，來宅括區。踵屬班聯，為卿為儒。歷世滿五，是維司戶。未及成人，而失所怙。服膺母訓，不憚勤苦。博貫經史，蜚聲庠序。而弗競弗求，篤信好古。薦辟數不就，不違母所。參軍小試，匪溺簪組。不悖法以附勢，權臣是忤。拂衣長辭，歸臥鄉土。遂自龍泉，移家城府。韜光履素，和樂翛翛。鄰有赤子，貧弗能舉，我呼俾鞠之，卒續厥緒。裏有墓廬，為強暴奪取，我資俾直之，爰復乃宇。姻巨室乏嗣，請後勿與。曰鬼不歆異姓，敢餒而祖父？惟歿先厥母，痛摧肝腑。幸有子有孫，克承克敘。俾母壽以康，如子與處。浯溪之旁，其原旗。其兆孔安，其澤孔溥。立石鐫銘，百世猶睹。

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

至正十六年季春月九日，予自杭歸至處，處父老率其子弟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政德，曰：「往微公，吾聚已為墟；今微公，吾屬已為菹。生我者天，而活我者公。君其知乎？」予曰：「然，如父老言。」夏五月，豪酋既來納款，父老又率其子弟造於庭，言曰：「石末公邦家之干城，庶民之父母也。父母鞠子，罔不殫厥誠；厥子雖冥，亦鮮不念覆育恩，亶由中。惟公有大造於我州，肆我民誕軫恤於心，曰曷以報公？願繪公像於祠，且勒石紀公功，用示於州人，子子孫孫俾勿忘。請為之文。」予謝弗能。父老進曰：「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，既協於遠人，旌庸錄勳，當不憚為。石末公惠安我民，不伐不矜，君實知之。鑒於庶言，式克有徵，達丞相心，以勸後人，時惟至公。」予弗敢辭，乃敘其實，而繼以文。

謹按，公姓石末氏，名某，舊為契丹人。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助太祖皇帝開國滅金，為大勳臣，有傳在史官。四世祖昭毅大將軍，事世祖皇帝，受命南伐，克襄樊有功，定爵三品，為沿海萬戶，佩虎符，鎮處、婺，由是居江南。好讀書，工文章。元統中襲爵鎮

守處州，大得軍民心。居數歲，以爵讓於弟，而退處天台山中。至正十二年，福建妖賊入處之龍泉，處、婺大震，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。公至龍泉，募鄉兵擊賊，走之。未幾，賊復入慶元。公進屯查田，使人購其徒為應，賊遂撓敗。公乘勝掩擊，俘斬千計，遂復慶元。進攻建寧之松溪、政和，皆克之。處州平，公乃還歸天台。十四年，海賊復叛，行省憲司又以副元帥起公，分府台州。公辭不得已，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，扼要害，使賊不敢輒登岸。乃聚糧訓兵，以圖進討。其夏六月，朝廷用舊議，立巡海道官，所以防賊，賊乃復請降，帥其屬往衛漕運，至京師，而妖人黃草堂復扇動黃岩民以報仇為名，聚眾構亂。公以計收其渠酋六人，斬之，餘黨皆散為民，台州平。

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。時處之屬縣皆有賊，松陽、遂昌在上遊，去郡最近。冬十月，公帥師進討，至寶定，而黃壇賊大出，焚民居，火照山谷。公分兵守寶定，自將麾下還城，而賊已薄河津，欲渡。先是，沿海軍悉發往江東，城中留者不滿數百人，又太半老弱。公夜部分居民，丁壯出拒戰，斬不用命者三人，眾乃齊奮，賊止不敢渡。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，公召謂曰：「女輩能破賊，吾當原女罪。」皆拜曰：「諾。」即遣渡水擊賊，賊敗走。明日退去。

處州舊有城，後壞不修，遺趾蕪沒，無捍蔽，故百姓尤恟懼。會縉雲人又叛從賊，焚婺之永康及台之仙居，於是處州四面戒嚴。乃議浚湟築城，而官倉庫盡空。晝夜經畫，勸勉商賈大家，和集其小民，俾效力、輸資，咸從無違。審勢相方，商工度材，公悉親之，官吏左右，無容私焉。由是雖勞而無怨者。義兵部長吳成帥眾討縉雲賊，中途不進，乃大掠民財以歸，謀亂城中。公測知其意，即召與計事，縛斬之，並捕其黨，則皆授兵給號，將作矣。民大驚，以為神。十有二月，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，大破之，殺其酋，餘眾乞降，松陽、遂昌悉平。

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輯事，比至，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，因悉遵公行。於是七縣豪酋，相繼納款，公之力也。人謂公生太平時，與縉紳為文墨交遊，彬彬然儒者也；及其臨遇事變，則智勇奮發，動不失機，撫循士民，則仁慈豈弟，惠無不及，可謂有用之奇才矣！觀其鎮一州，未及期月，而功效若是。使得制方面專且久，盜賊何足平哉！予既敬公德，又重父老請，於是述輿情而頌之，美既往以期將來也。頌曰：

維木在山，愈久彌長；維德在人，愈遠彌光。公載世勳，來鎮有方。佩符桓桓，出師洸洸。謀先鬼神，雷行電翔。鋒旗所指，百怪走藏。既剪我棘，爰固我疆。風雨我廬，公樹之牆；雪霜我膚，公被之裳。晨昏起居，婦拜兒蹌。有聚弗睽，公賜溥將。民愚而靈，

群祝孔祥。祝公於天，錫公壽昌。如川源源，如嶽珣珣。於千億年，悠哉勿忘。

連珠

擬連珠六十八首

蓋聞空谷來風，谷不與風期，而風自至；深山囿木，山不與木約，而木自生。是故福不可徼，德盛則集；功不可幸，人歸則成。

蓋聞志大業者，必擇所任；抱大器者，必擇所投。是以梁江湖，不取螬殘之木；鉤鯨鯢，不適雨盈之溝。

盖聞急雨之漲，可以决山，及其息也，得坻則止；怒馬之奔，可以超壑，及其憊也，歷坎而瘏。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；會稽之勝終于姑蘇。

盖聞身無恒守，勢窮則屈；心無定主，情急則親。是以失時之言，每多謙巳；墮井之呼，不暇擇人。

盖聞石不亂玉，惟珹玏為能亂玉；梟不混鳳，惟鸆鵝為能混鳳。故妖聲冶色，君子遠之必嚴；僞行辯言，聖人懲之必痛。

盖聞鑒觙照物，翳之以塵則不可照；水能澣物，淆之以泥則不可澣。故身明明，斯可以使人明明；政緩緩，不可以責人緩緩。

盖聞神龍未雲，洶淵淪而無悶；凡魚得水，罣罔罟而莫知。是故聖哲識時，以遠悔吝；愚蒙競利，以冒傾危。

盖聞物無全材，適用為可；材無棄用，擇可惟長。故一目之人，可使視準；五毒之石，可使潰瘍。是以穰苴治師，智勇貪愚，咸宜其任，公輸搆厦，棟梁枅棁，各得其良。

盖聞神龍可豢，而不能使之去水；飛黃可駕，而不能使之捕狸。是故舍人之能，而強之以其所不能，則叛；奪人之好，而遺之以其不好，則離。

盖聞民情本質，文過則僞；人道本直，慮佚則傾。是故聖人制禮，因自然之序；哲士用智，利不息之貞。

盖聞觀形于聲，未必見形；求實于名，未必得實。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宫商，巧婦不可以爲家室。

盖聞物有甘苦，嘗之者識；道有夷險，履之者知。是以宴安日久詰戎兵，而聽者忽忽；老成人喪語典刑，而聞者嗤嗤。

盖聞物無專羙，用之者貴；人有異欲，諧之者從。故冠纓不可以服鹿，而韉鞚不可以馭龍。是以合抱之松，無庸於竫人之國；若甕之茧，見棄於躶體之邦。

盖聞千斤之象，不惴虎而惴鼠；三寸之蝎，不蠹棘而蠹松。是以制必取其所畏，防必究其所容，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，不劳而固于垣墉。

盖聞國不自富，民足則富；君不自彊，士多則彊。故娟嫉之人庸，則士隱而君獨；掊克之吏，進則民夷而國傷。

盖聞春原之草，拔盡復生；夏厨之蠅，驅去還集。故時未至不可以彊争，勢方来不可以力戡。是以善撲火者，不迎其烟；善防水者，不當其急。

盖聞萬物並育，不齊其用而各有用；五氣迭運，不同其功而皆成功。故良珠夜光，不假燄于明燭；秋華發彩，不争榮於春風。

盖聞魚無定止，淵深則歸；鳥無定棲，林茂則赴。故以道養賢，則四方之民聽聲而来；以德養民，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。

盖聞剔大蠹者木必鑿，去大姦者國必傷。是故剖腹滌腸，不如無病；决蹯解腕，不若豫防。

盖聞日月勞其軀，而寒暑成；君相劳其心，而天地位。是故宵衣旰食，大舜所以致其憂；手胼足胝，神禹所以忘其貴。

盖聞仁暴殊途，非暴無以為仁之啓；怨恩異路，非怨無以為恩之資。是以赤日流金，嘉樹之陰穆若；玄氷裂石，春陽之德煦如。

盖聞制萬變者在乎專，察萬徵者在乎定。故衆輻寄身于一轂，而衆物納形于一鏡。是以人心無貳，而鬼神不違，王言如綸，而兆民悉聽。

盖聞勢有所梏，則小柔可以服大力；形有所格，則大猛不能破小堅。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蜎，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。

盖聞太陽未升，爝火與流螢並照；繁霜未降，莽花與小草同妍。是以蛟蜃之市，不可以稱有國；稊稗之秋，不可以言有年。

盖聞冬華之木，春不必實；早慧之子，年不必壽。故良工鑄金，忌其踴冶；智士懷材，貴乎蔵秀。

盖聞植善傾悪，天道之定；好安悪危，人性之常。是以順天之道，則人歸而王；逆人之性，則天怒而亡。故伐罪弔民而周祚延于孫子，興徭樹怨而秦禍發于蕭墻。

盖聞拂雲之松，生于一豆之實；聳壑之魚，穿于一絲之溜。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，輕小敵者亡必驟。

盖聞善賈者不壅其貨，善治者不壅其民。故政壅則奸生于國，氣壅則瘍生于身。是以山澤不壅，而雨暘時若；天地不壅，而人物皆春。

盖聞大明普照，鼢鼠悪其眯目；毒霧揚氛，蜦蛇喜其得時。是以尭舜至仁，而三苗不服。桀紂極悪，而多罪皆歸。

盖聞執駭馬者，不與並逐；救危舟者，不與同諠。是故止鬬而平其氣，則争可息；聽訟而平其心，則事不冤。

盖聞剪紙為墻，不可止暴；摶沙為餅，不可療飢。故姁姁之言，終非實惠；僕僕之拜，徒爾多儀。

盖聞時有未至，非力所及；情有未孚，非言可親。是以見疑之璞，三獻而取刖足；不鳴之鳥，三年而後驚人。

盖聞人非大聖，鮮有全材。君欲任賢，當如用器，惟能避短而庸長，乃克奏功而濟事。是故驊騮騄駬以之運磨，不若蹇驢之能，干將莫耶以之刈草，不若鈎鎌之利。

盖聞俗有厚薄，運有廢興，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，捨實狥華者衰之徵。是以豔舞妖歌，末世所好；奇技淫巧，先王所懲。

盖聞理亂絲者，必凝其志；治亂國者，在定其趨。是故三軍一心，劍閣可以攻扼；四馬齊足，孟門可以長驅。

盖聞能盈而不能謙者，雖成必墮；知進而不知止者，雖得必失。是故附羸以升高而枯，蜎蜚以任重而蹶。

盖聞百廛之市，不畜噬犬；八家之井，不畜觝牛。是故士有悍婦，則良友不至；國有妬臣，則賢士不留。

盖聞蛭螾之藪，神龍不棲；蒿荻之區，嘉穀不植。故秦庭虎視，而芝歌逸響于商山；周嶧鳥鳴，而紫氣流光于西極。

盖聞物有準則，心為權衡。非定静之有素，必紛拏而起争。是故坐舟視星，當察其曷轉；執斗較斛，當審其孰平。

盖聞奔馬之輪，拳石礙之而格；迅川之水，束草投之則凝。是以一星見變，能使九服同災；一脉爽和，能使百體俱病。

盖聞淵之深者流必緩，聲之大者響必悠。是故政以漸成，則民不駭；俗以漸變，則功不偷。

盖聞植嘉穀必以糞壤，鑄洪鍾必以土型。故物無必賤，而賤不可輕。是以海納汚然後成其大，君納衆然後保其榮。

盖聞大器非一人之私，大事非獨力所建。是故利不及衆，所以起天下之爭；爵不求賢，所以萃天下之怨。

盖聞心有所憂，當儆於事；事有所害，當慎於爲。故愚人畏病而常病，智士防危而不危。

盖聞驕者諂之招，故諂集而賢路塞；暴者貪之使，故暴用而怨府開。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，棄社稷以如莽；来革秉權而如燬之室，與珠玉以同灰。

盖聞明鏡照膽，不啓隴廉之顔；長劍柱頤，不稱侶僥之服。是以狂歌之士，遺世若草莱；茹芝之老，比身如鴻鵠。

盖聞嗜有所專，則姦從而入；長有所屬，則惑由之生。故狗功利者，不虞諂詐；溺鬼神者，獨覺形聲。

盖聞暴於物者，衆志之所誅；妨於衆者，輿情之所疾。是以虎狼堕穽，仁者見之而不憐；枳棘當道，行者過之而必詰。

盖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，則雖庸必駭；染鷺之毛而指為鴉，則雖愚必疑。故欺心之言，秖足以招天下之恠；掩耳之噪，適足以致天下之嗤。

盖聞井雨祈祈，不起斷根之木；長風烈烈，難行折舵之舟。故渭滇星殞，孔明力殚于興漢；洛都鼎震，萇弘志屈于扶周。

盖聞天不掩慝，而神人之道不睽；君不忌言，則上下之情無蔽。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，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。

盖聞天下有道，則貴者勞而賤者佚；天下無道，則貴者佚而賤者勞。是以弼亮惟寅，而萬姓協睦；姻婭膴仕，而四方繹騷。

盖聞無輿馬者，不耻徒步；無魚肉者，不厭莱羔。故性為欲汩則亂，心爲物動則争。是以絶外交則可以守淡泊，專内視則可以全淳精。

盖聞虎之躍也，必伏乃厲；鵠之舉也，必拊乃高。是故學必潜心然後可以有得，藝能時

習然後不爲徒劳。

盖聞龍涎螺甲，以臭爲香；苦鹵酸梅，用爽作味。是以五氣交感，善調則收駿功；五材相成，善用則獲羡利。

盖聞穴蟻不知飄風，巢鳥不知湧溜。是故閥閱之子患不識稼穡之艱難，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。

盖聞方石不可以爲磨，直木不可以爲輪。故至情有時而當隱，正論有時而不陳。是以明夷利貞，箕子以之處巳；危行言孫，尼父以之誨人。

盖聞大亨不以有鼎鼐，而棄釜鬻；大祭不以有犧牲，而遺籩醢。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，用許歷之言；子房佐漢而勝楚，由董公之啓。

盖聞蠖屈求伸，非終於屈；龍潛或躍，匪固于潛。是故勾踐事吴，乃成姑蘇之舉；夷吾佐覇，曷問檻車之嫌。

盖聞陰陽之用，道妙所憑；剛柔之變，鬼神所蟄。故陽有闔而陰有開，剛可潰而柔可立。是以玄冥凜冽，而水結成氷；赤熛熇炎，而金流為汁。

盖聞以殺止殺，聖人之不得巳；以暴易暴，悍夫之無所成。故牧野倒戈，而三軍之役不再；陰陵失路，而百戰之功盡傾。

盖聞知風莫過於老駝，識路莫逾於老馬。是以家有老僕，則故物不委諸途；國有老臣，則舊章不求之野。

盖聞道有窮通，非智可勝；名有得喪，非力可成。故無願乎外，不必其身之絶謗；無求於物，不必其言之果行。

盖聞譎不可恃，人覺則窮；偽不可長，情見而極。是以剪綵爲葩，不可以受風雨；畫布爲函，不可以當戈戟。

盖聞侏儺之舌，可習而変；矇瞍之目，難滌而明。故教可行於質近，而道難化乎性成。

是以御龍之智，不能訓猿以禮；神農之聖，不能服豕而耕。

蓋聞有形之器欲虛，惟虛則可以納理；無形之理欲實，惟實則可以充器。是故性無不誠，然後能主一心；心無不明，然後能應萬事。

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，不拘細故；成天下之亹亹者，不矜小功。是故剸爛肉不為利刃，貫躶體不為良弓。

蓋聞積倉之家，獨喜囪歲；舞法之吏，不樂清朝。故民由此困，而俗由此澆。是以去奢尚儉，明君所以弭邪侈；澄心省事，哲王所以清煩囂。